



宋繫太平御覽



403
92



403
92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文部

頌

頌

讚

箴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日
所購山田一人
以贖資贈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鬱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
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
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為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
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
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
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

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雅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資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燕之恒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屬典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公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深淺不同詳略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原夫頌惟典懿詞必清鑠敷寫似

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戒之域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已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書而頌之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治修古禮巡狩方嶽崔駰上西巡頌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問侍中竇憲

日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爲上客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勸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魏志曰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山王褒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春秋曰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醢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

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柸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

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敏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正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

者不識儁曰晞此詩所謂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首
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
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于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
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群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
於是內外臣寮並上甘棠頌
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兩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
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
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
以申擊壤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後周書曰顏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
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甚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
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

隋書志曰北齊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
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李德林宣旨云臺卿
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
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疋
鄭玄別傳曰民有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附文辭鄙略
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
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自官上頌文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
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鶴庚鳴秋風厲而蟋蟀
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部感於和也臣
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八 四 雜類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
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文心雕龍曰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
發之詞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
嘆以助詞者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
至如相如屬詞始贊荆軻及史班書記以讚褒貶約文以
摠錄頌體而論詞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
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讚兼美惡亦猶
頌之有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
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槃桓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
照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言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

其頌家之細條也

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
讚楊公亦其美也

晉書曰嵇含紹之孫也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
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之文不
加點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
楹之屋既非其所沒有餘辱粹有愧色

又曰衛恒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
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最爲工妙
恒悅之故竭思以贊其美
世說曰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
潔成輝相伊遂以書扇

箴

文心雕龍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針石垣也

又曰斯文之興盛於三篇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人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萎絕至楊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二十篇及崔胡補綴摠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鑿有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温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多事寡潘君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并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經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理貴弘潤取其要也然失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

銘實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矣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周書曰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舉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左傳襄四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

王太史也關過也百官虞人掌於虞人之箴曰田獵者芒芒禹跡

畫爲九州也芒芒遠貌經啓九道九道九州之民有寢廟獸

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歸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言但武不可重重猶也用不

恢于夏家昇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

斥尊也僕夫不敢

范曄後漢書曰崔琦字子璋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誠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晉書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又曰文帝子齊王攸武帝時爲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其略曰無曰父子之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靡二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世以爲工

後周書曰齊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

唐書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太監箴曰寒暑滿天地之間淡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閒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

心正無斜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又曰敬宗遊幸無度李德裕獻丹宸箴六首霄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平仁反支不忌無佻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又有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載帝甚嘉之

胡廣百官箴敘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

崔瑗敘箴曰昔楊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

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辭洽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誄溫王郗庾詞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爲辨裁矣此碑之致也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輜四紼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紼二碑御柩用茅土喪用國車二紼無碑

又祭義曰祭之日乃牽牲入廟門麗于碑

麗猶繫也

東觀漢記曰竇章女順帝初入掖庭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其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又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已久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丹於碑使工鐫刻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文

又曰鄧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更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晉書曰隱逸傳載達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工藝靡不畢綜摠角時以鷄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又曰郭璞為庾冰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冰子為廣州刺史碑生金為相溫所滅

又曰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又曰孫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又曰扶風武王駿嘗都督雍梁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

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又曰唐彬為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閔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王隱晉書曰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遠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齊書曰章陵王薨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懷鈔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油素綃也筆所以理書也

三國典略曰梁宗懷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主美之

又曰陸雲吳郡吳人曾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於高祖高

祖召兼尚書議郎頃之卽眞
後魏書曰衛操相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劉石之亂勸相
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右軍封定襄
侯相帝崩後操立碑於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
裔相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有德無祿大命不延背
棄華殿雲中名都遠近齊軌奔赴梓廬時晉光熙元年秋
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
又曰爾朱榮字天寶美容貌幼而明決長好射獵葛榮之
叛也榮列圍大獵有雙兔超於馬前榮乃彎弓而誓曰中
之則擒葛榮應弦而殪三軍咸悅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
其所號曰雙兔碑

唐書曰賈敦實宛昫人也貞觀中累除饒陽令時制大功
已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

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政德立
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爲棗棠之碑焉

又曰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日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
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

又曰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文及自書鐫刻旣畢戊申上御
安福門樓觀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諸寺皆造幢蓋飾以金
寶窮極瓌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
導從士女觀者填噎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
此之盛者也

又文苑傳曰李邕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
下寺觀多資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
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
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碑批韋巨源謚議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九 碑類

又曰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有國人傳寫諷念馬定所爲黑水碑書鶴記章依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摸寫之號爲三絕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詔韓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之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蕭儉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比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又撰進之後例行貶遺臣若公

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儉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從之

又曰李絳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旣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絳卽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之罘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

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迹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納之

後唐史曰魏帥楊師厚於黎陽山採巨石將紀德政制度甚大以鐵爲車方任負載驅牛數百不由道路所經之處或壞人廬舍或發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來碑石纔至而卒魏人以爲應碑來之兆

彌衡別傳曰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日各歸章陵自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日吾雖一過皆識其中央第四行

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某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着耳章陵雖知其才明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所疑兩字故如正平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壘曰魏武謂脩曰卿解不答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壘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王肅答詔問爲瑞表曰太和六年以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乎踐祚之壇宜矣

晉令曰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勞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荆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碑着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盛弘之荆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見傷及胡石之亂舊墓莫不夷毀而此墓儼然至元嘉六年民飢始發說者云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裝雕刻之

飾爛然畢備

齊道記曰琅琊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餘皆崩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塊相連多崩敗又太學讚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立碑今四存二敗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一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躡善長水經注曰昔大禹導河積石踈決梁山所謂龍門矣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

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紊滅不可識也一碑是太和中

立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異記曰堯碑

禹碣磨古不昧虞喜志林曰贛榆縣有始皇碑湖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

則見三尺行有十二字

異苑曰吳郡岑淵碑在江乘湖西太元村人見龜從田中

出還其元龜萍藻猶著腹下

金樓子曰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

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猶

稱碑賦如一

國朝傳記曰魏文貞之薨也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

為人所開詔令培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歎

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

牢復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

日而後去

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

重難製述之意

國史補曰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

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搆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

之子圖不朽於貫之縑帛萬疋貫之舉手曰寧餓不苟取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
 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
 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于蒸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讓其
 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
 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
 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
 也

周禮夏官上司勳職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由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成王業若國功
 曰功保伊全國家民功曰庸施法於民事功曰勞若禹者也
 民功曰力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
 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

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
 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饗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嘉量既成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四方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法則此器長用之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隨父牧在蜀作劍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劍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勒徙洛陽晷影於襄國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漏刻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暅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爲文其序曰乃詔臣爲銘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子觀春山之上乃為銘於玄圃之上以

貽後世謂勤石銘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恐懼而為誠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為慎書銘隨身

自誠其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日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日常以服兵而行為德行則福廢則覆書鏡日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日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且武王曰吾并躬民居其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彊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為誠隨之身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

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何人焯焯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
絕或成網羅縣縣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網羅者也豪末不札如豪之末言將微者札拔也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垠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
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弗我害唯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誠之哉誠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
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戰戰恐也
兢兢如臨深淵恐墮如履薄冰恐陷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孫卿

子說苑又載也○又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
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
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我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曠罔
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
立乃可長久胡爲塊然生鍼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又手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欵器焉欵孔子問
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
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後之君子感誠之至追而作銘
左傳昭二曰正考父佐戴武宣皆宋君也三命滋益恭三命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龜_咸反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鍼口書昔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勗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于輔氏銘功于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于碑

揚子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帝刻輿几以彌違太禹勒筍簋以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誠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欵器列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周勒肅慎之楛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鍾孔悝表勳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噫可怪也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踈邇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之銘思燭古今橋公之鍼則吐納典謩朱

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燂準戒銘而
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
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
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惟
張載劔閣其才清彩迅足駸駸後發前至銘勒婚漢得其
宜矣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
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
揚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
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
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
雖殊而令德一也李九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符契
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三輔決錄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
刻鏤屏風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
在竭節義在脩身事見黃香集

銘志附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
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朝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
不之何必古丘然後卽化封於北郭山焉晏然處死乃命
刊銘埋於墓前種松柏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陳都門馬鳴跪不肯前以足跑地久
之滕公懼使卒掘其所跪之地深二尺得石槲滕公以燭
照之有銘乃以水洗之寫其文字古異左右莫能知問叔
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呼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

於是終葬此焉

博物志曰魯闔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頃還葬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槨有銘曰四體不勤孰爲作生不遭遇長附託賴得二人發吾宅間里祠之

又曰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云不逢箕子靈公奪之我里

七辭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栢麟崔琦劉梁栢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觸七舉七誤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彥而託諷咏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

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轍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興入輦蹙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上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秦之辭而不沒其諷喻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曰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

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
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

林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
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
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
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人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
懸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
釋致辨於事理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官館壯語田獵
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播骨髓豔辭洞魂識
雖始之以淫侈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
所謂騁鄭聲曲終而奏雅樂者也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
文非拔羣而意實卓尔矣

連珠

傅玄文敘曰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
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
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
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也班固喻美辭壯文體裁弘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
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
小而明潤矣此文章之枝流暇預之末造也自此已後擬
者閒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琬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
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子之
頰矣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致句廣於舊篇豈慕
朱仲四寸之璠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辭

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云希世之寶
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
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
惡付廷尉上別遣勅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憊
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意終日縱酒少時
卒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言可覆
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輕其禮有德必昌兵賤於義無思不
服

又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開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
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製上

尚書臯陶曰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隳哉

漢書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

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
 馬弛斥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腫反馳廢也斥逐也其令州縣察
 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又曰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宴飲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
 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
 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
 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曰顯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
 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令校書郎賈逵為之
 訓解

又曰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栢郁定於宣明殿

華嶠書曰

魏志曰武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講軍策夜則思
 經傳登高必賦遇物必詩及造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帝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
 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
 一葦可以航不戰能屈敵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
 剪殷商孟子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
 亡興農淮南開築室都徐方量運宜權略六軍咸悅康豈
 如東山詩悠悠多悲傷

魏文帝紀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百篇號曰皇覽
 晉書曰房仲堪為黃門郎孝武嘗示仲堪詩曰勿以己才
 而笑不才

宋書曰高祖過彭城置酒命紙筆為詩曰先蕩臨淄穢卻
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
後魏書曰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
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才藻富贍好
為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手筆馬上口授及其成
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後詔策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
餘篇

三國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學詞彩溫麗拮據眾書自羲
農已來訖于魏末敘為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
世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
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
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梁書曰武帝賜張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
慙夙昔得人斯為盛率承詔往復六首

又曰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辭人沈約已下
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詩為工

隋書曰陳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思令後宮美人習
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以時人以歌讖此
其不久兆

又曰大業三年幸榆林啓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
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氍毹帷望風舉穹廬
向日開呼韓稽顙主休屠繼踵來索辦擎羶肉韋鞞獻酒
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國朝傳記曰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
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日更能作空梁落鸞泥否煬帝為

驚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筆帝每銜之胄音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又曰牛弘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某言先哲異奇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

唐書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泊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朝夕孜孜求之若不及數年之後天下晏如遂於聽覽之暇留精文史敘事言懷時有制作天才宏麗託興玄遠著作鄧隆請編次之詔不許

又曰太宗著金鏡述以示羣臣其辭曰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

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贊詠不能已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竚懼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迹興滅不同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理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社稷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安有危亡之禍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知爲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且夫人有寬躁強柔之志愁樂貪慾之

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其稟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剝孕婦割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就吳起曰昔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濟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況於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安民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古人云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椳

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有所好民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有意管弦鄭衛多進降懷脂粉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占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為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鄭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猶且如此何況於凡人乎治主思賢如農夫之望歲哲后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亂君嫉勝已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船之汎巨浪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量不以盛碩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無謬矣

有明主有暗主漢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
留情於伊尹龍逢被戮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
朝而含喜閻主護短而求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漢祖殷
湯仰其有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騏
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騏麟之類乎觀夏癸商辛嗟其
悖惡之甚猶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蝨螟爲害
夏癸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也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髮爲犧千里
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脩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
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云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虺尊高
之位執賞罰之權錄人之材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
得此言似易論之實難何者輕凌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
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禍殷紂致分砂之

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女不得蠶田荒業廢兆
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視其勞苦不爲之戚苦民之
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急命之徵
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
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
所賢未必盡賢衆之所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卽爲失才
知惡不黜則爲禍胎又人才互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
綽優於大國之卿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
氏之宗奮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從長然後爲美夫
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
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以安身隨君情而
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
以報私讎表盞是也捐身而執節孤立而自毀屈原是也

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以永鎮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之戮伍員竭誠爲國終罹賜劍之禍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之社稷之固君黜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厲行實爲君子又爲凡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在衆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合委伏凡才則言愚闇數言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爲根

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深根固本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世所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速撫則眷戀而不忍怒而不遺則枝葉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以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天藻但學以爲己聊書所懷想達見群賢不以爲曠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誠慎申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其詞曰昔隋季崩離天綱施紊波濤沸四海氛霧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壯疲於兵甲老弱斃於飢寒爨骨百城流血千里宮闕變爲禾黍中原化爲寇場余以弱齡屬當厄運思靜大難以濟

蒼生秣馬揮戈風驅電掃尅平八表臨撫萬方聊因暇景
載懷興亂歷想前代暗君庸主莫不恃其智力則輕侮聖
賢騁其文才則不尊道德縱其口辯以飾非肆其姦言以
拒諫昏迷酒色習近讒邪暴疾黎元窮其轍跡傾危其悟
以至滅亡明鏡不遠於焉自鑒

又曰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
文并御書公卿士庶競來摸寫車馬填噎日有數千時人
號其碑爲二絕文與書也

又曰太宗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穀大登
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旣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
酒酒旣酣各宜賦一事太宗賦尚書其詞曰日昃翫百篇
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預商辛亦流洎恣情昏主多尅己
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又曰太宗征高麗迴次營州詔遼東戰死骸骨並集柳城
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
帝親爲文祭之曰忠烈蓋世往賢明軌忘身徇國先哲良
規惟尔等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劍提戈摧城陷陣冒鋒
刃而不顧赴湯火以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寇壘膏原潤鉞
身喪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山川
宛其不殊存亡颺焉非昔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
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
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
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尔遺靈酒俎旣陳
魂其斯享

又曰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師揚震墓太
宗自爲文曰惟君資華巖之奇氣稟金方之秀質體忠篤

以成性應時運而挺生彈冠贊務彌諧帝道正色立朝周
行以肅坐槐燮理鼎銜載調值安德不昇政由近習氣舛
玉衡日微黃道君慨然忠憤乃心王室昌言正議屢犯於
逆鱗霜簡直繩志祛於時蠹而運屬陵夷道消賢哲不納
嘉猷遂嬰嚴網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傑云亡邦國彌瘁
斯乃緬想高蹤可爲長歎朕省方班瑞言事東巡瞻墳塋
於道周想風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將與歸千載如
存依然何遠行潦致屬君其饗之

又曰高宗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誠以示待臣禮部尚
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又上表請摠名爲天訓并請注解
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材四時五行六
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

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贊以賜中書門下三品戶部尚
書戴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中書侍郎郝處俊曰飛九
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劼玄曰資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
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忠勤
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顯慶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
絕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脩習舊曲冬十月辛亥太常
上書謹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
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
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
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

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勅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令悉教訖並皆諧之音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

又曰玄宗製令長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又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彼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尔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青旌勸農其唯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又曰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

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險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人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國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良鹽梅已佐鼎麴蘖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權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

又曰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上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受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輶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又曰天寶八載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製仁孝詩六章親札於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唐書曰德宗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其序曰朕聞天地之德莫大於和萬物以生九功乃敘是以中春之首紀為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式宴且歡順時而舉蓋取象於交泰之義也今歲華載陽嘉雪呈慶君臣同樂實獲我心近以聽政之餘參比音律播於絲竹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樂教習甫就畢陳于茲於是闢廣庭臨內殿張大會示群臣千載成文威儀有序禮洽歡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盡和莫甚焉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煙景含網緼德淺荷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御製下

唐書曰德宗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其序曰朕聞天地之德莫大於和萬物以生九功乃敘是以中春之首紀為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式宴且歡順時而舉蓋取象於交泰之義也今歲華載陽嘉雪呈慶君臣同樂實獲我心近以聽政之餘參比音律播於絲竹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樂教習甫就畢陳于茲於是闢廣庭臨內殿張大會示群臣千載成文威儀有序禮洽歡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盡和莫甚焉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煙景含網緼德淺荷

支既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鍾鼎廣殿延羣臣八卦隨意舞
 五音傳曲新顧非成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淡歡
 情必均同和諒在茲萬國希可親
 又曰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上
 賦詩賜之曰東春變梅柳萬寓生春光中和紀月令方與
 天地長耽樂豈予尚懿茲時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
 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林桃稍芳勝
 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又曰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上賦詩以
 賜之曰歲閏節華晚眾芳繁暮春齊日天地晴元已風景
 新襍飲傳舊俗古今歡此辰至樂在同和絲竹奚所陳薰
 琴是賞心姑射可凝神何必尚耽酒浮觴曲水濱
 又曰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

在侍進和兼題于壁百寮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
 珣請皇太子書上詩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又曰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
 上賦退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曰獻歲視元朔萬邦
 咸在庭端旒揖群后迴輦閣師貞分行左右出轉旆風雲
 生眷此戎旅節載嘉良士誠順時頌宴賞亦以助文經
 又曰貞元十年秋九月戊子以重陽日宴餞賜百寮追賞
 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上賦詩以賜百官曰雨霽
 霜氣肅天高雲日明繁林已墜葉寒菊仍舒榮懿此秋節
 晚更延遐賞情池臺列廣宴絲竹傳新聲至樂非外獎浹
 歡同中誠庶乾朝野意永使風化清
 又曰德宗至自興元御宣政殿冊拜李晟為司徒上思晟
 勳力為製紀功碑俾皇太子勒于石立於渭橋與天地悠

以文多不載

又曰德宗以馬燧平河中詔賜上所撰宸扈台衡二銘并序曰朕每讀上古之事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鑿戒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之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鹽節度杜希全著文上獻多所規陳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旣非工義又未備垂諸來裔良所愿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有文武殿邦之臣也其宸扈銘曰天生蒸人性本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日不備觀耳難徧聞觀之聞之矧又非眞事失其源道遠其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能任人

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尔欲罔載尔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之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難求備多士摠集衆材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我鑿我鑿斯明以天下之心爲我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固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謬謬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爲戒納隍在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堦罔飾露臺罷構遠奇技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必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許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於初悔其曷追刑

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纒橫塞
耳含弘光大是以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
土自理嗟余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荐興德化未敷業業兢
兢其敢以愉俯察物情上稽典謩作斯式言寘于座隅其
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立輔臣以翼
以佐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
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
應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本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
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芳
爰逮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化無不行道無
不藏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彰昭烈我祖
膺期而昌剡滅羣凶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維綱
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國棟梁蕩蕩巍巍邦家

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乎台輔經之
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邵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
惟德是倚惟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築夷吾
射鈞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平公何鄙何讎其惟哲王
必賴良弼矧予不德闡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邁茲
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實惟勳賢內熙庶績外揔十連
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心同德扶危
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
慎終如始功載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夔克專厥美作鑒
勒銘永代是紀尋有詔命勒石於起義堂西偏上爲題額
又曰貞元十二年上以聽政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
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勵精理道雖及和平之際未臻玄古
之風夙夜孜孜勤求不怠夫安人以政輔政以刑蓋爲之

立中非使人從欲也是以務兼聽以酌群情擇庶官以咨
 共理恒勉不足而過其過我欲仁矣尚逮夫意哉然萬務
 是躬必戒其失聽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綴斯文庶乎自儆
 爾大朴既散利欲是生惟辟御時建極作程導以仁政齊
 以典刑惠此下人致之和平立政伊何必循道德詳刑伊
 何必去煩刻不以人從欲不以枉傷直故百度惟貞萬物
 作式匪陽不生匪陰不成寬則致慢猛亦取怨酌于大猷
 戒厥偏見罔拂人志罔興人患邇言必察芻蕘必詢奉無
 私之心以誠其意廣無情之聽思得其真喜怒有節措置
 有倫是以令肅如秋化行如春無邇儉人無信側言儉人
 則敗政側言乃感聽罔攻異端慎乃出令知人不易在觀
 其行事實求理法乃因時法非生弊聖哲不為導物類之
 情以通其變相天地之道咸盡其旨教必明於順動必慮

於違是以天覆之德日用不知六馬並馳在鈞衡策五音
 並奏在理金石苟去回邪可行蠻貊因人而理自古不易
 唐堯赭服夏禹泣辜以弼于理冀遷其愚寧漏吞舟豈求
 噬膚陷之於過是日毒痛天監孔明無臭無聲罔載余僞
 必先余誠蟻壤不防太山可傾患生所急禍起所輕故作
 事謀始而戒於未形予臨兆人道存化育祇荷玄貺幸清
 九服一夫不獲若履深谷思正其源庶登於樸監于往躅
 書以自勗

又曰杜希全將赴靈州獻躰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
 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從諫
 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揔萬機以成務齊六
 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鑒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
 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

沃之所宜亘古今而未得良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
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涇舟
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
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
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
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
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鍾在宮聲聞于外浩然涉水朕未
有艾將貞辰以虚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質臣舜禹
近茲魏徵佑我太祖君臣叶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
丕緒臣哉鄰哉余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
殿于大邦戀聞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詞高
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于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
彤有盤銘周有欵器或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于

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
汝其夙夜明保朕躬無日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
應千里攸同導彼遐俗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
往既來懷賢忡忡唱子和汝式示深衷

又曰貞元中上賜羣臣會宴于曲江上令中使劉希昂宣
慰上賜詩曰令節曉澄霽四郊煙靄空天清白露潔菊散
黃金叢寡德荷玄貺順時休百工豈懷歌鍾樂思與君臣
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資始終未知康衢詠所仰唯年豐
又曰張建封來朝覲還鎮德宗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
生爲時宜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
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尙恤人予是咨歡
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
里遙而云無己知

又曰貞元十八年九月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內省官宴于
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示懷詩以賜群臣曰爽
氣肅時令早衣聞朔鴻重陽有佳節具物欣年豐皎潔暮
潭色芬敷新菊叢芳樽滿衢室繁吹凝煙空惠洽信吾道
保和惟爾同推誠致立化天下期爲公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
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立
宗撰開元訓誠思繼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傳史記班范漢
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
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
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
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

獎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勳賢分
爲上下卷上自製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
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復遣中使程文幹以書屏六扇至
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瑋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
令題將示卿藩等上表稱賀

又曰文宗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嘉之
又曰裴度卧疾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
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又曰文宗開成中駕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自春不雨上
孜孜憂勤徧禮羣望至是甘澤屢降中外感悅上賦喜雨
詩云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寶精思
漸浸又夏節復在三春時霖深垂朱闕飄颻入綠墀郊坰

既霑足黍稷有豐基百辟同憂樂萬方佇雍熙宰臣洎文
武百官咸有屬和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語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風至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時得其時阜盛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天子乃休日中

天子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也哀愍我祖
黃竹貞閣塞也闕閉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傳嗟我公侯百

辟豕卿皇我萬民也皇正且夕勿忘也恒思我祖黃竹貞閣塞
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豕卿皇我萬民且夕勿窮有皎

者駱音路鳥名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其寡言守
少不如遷土居無求禮樂其民言當以禮天子曰余一人
則淫遊樂不皇萬民

漢武帝集日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

詩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鶴下大液池上為歌曰黃鶴飛
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踰金為衣兮菊為裳嗟喋荷荇

出入蒹葭自顧菲薄媿爾嘉祥
漢武帝柏梁詩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
梁來於是羣臣各賦一句

魏文帝典論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鴆后蕩覆王室
是時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
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

聚阡陌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
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是

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穢貊貢良弓
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
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余又學擊劍柘
靈時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南史何得其法於越余從何
學之甚精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飲展有手臂
曉五兵法其能空手入白刃時酒後耳熱方食蔗以蔗爲
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求爲之復
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
故方授以祕術余亦願鄧將軍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
坐盡歡余於佗戲弄之事少所喜唯於彈碁略盡其巧少
爲之賦上雅好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
言人少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
伯業耳余是以習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

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灌
漑佳木遶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
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
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魏文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
左右芙蓉披綠竹映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
相追隨客從南方來爲我吹參差潛魚猶伏浦聽者未云
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
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其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文心雕龍曰皇帝馭寓其言也神淵嘿負展而響盈四表
 其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
 也其在三王事兼詔誓誓以訓誡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
 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有四
 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郡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三

文部九

詔

策

誥

教

誡

詔

釋名曰詔照也人闇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照然知所由也

蔡邕獨斷曰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文心雕龍曰皇帝馭寓其言也神淵嘿負展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王事兼詔誓誓以訓誡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郡詔

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典訓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光武撥亂留意詞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暨明章崇學雅詔閒出和安政施禮閣辭才每爲詔勅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采炳耀不可加也自魏晉策誥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管于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以下詞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已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暉優文封策則氣含雲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啓戎變伐則聲存洊雷之威胥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詞

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卽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勅者謂勅某官他皆類此漢書曰誡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誡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又淮南王安傳曰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於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書賜之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

何由一得見使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說將尚不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賓客掾史多文才士每所有事當世才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答尤加意焉

魏志曰明帝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帝引見劉放孫資人臥內問之放資對曰燕王實自不堪大任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帝室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

又曰蔣濟上葛機論帝嘉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它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古人所慎唯察之於是帝意解追取前詔
王隱晉書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于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又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尋又詔云瑋矯詔行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流涕而言此詔書也受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枉受如此幸見申列

晉書楊駿傳曰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少閒見所用者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

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又曰齊王罔入宮稱詔廢賈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晉中興書曰初顯宗幼冲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
曰敬白中書作詔則敬問於是以為永制

又曰相玄左右稱玄為相詔相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
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
世可法玄曰此詔以行今宜勅罷之

後周書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摸寫魏文昌初為賀拔岳墨
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候莫陳悅阻兵隴右
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
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摸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
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為疑
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隋書後齊正旦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
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
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閒疾苦又
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
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
示使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日政在正身在愛人
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日人生在勤勤則不賈
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日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
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逐
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日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
外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糾劾○又曰陳梁制諸用官式吏
部先為白牒錄數十名吏部常參掌人共署奏勅或可或
不其不用者更銓量奏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

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多書召帖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諧局作詔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詔請付外施行

又曰周武平齊得李德林嘗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信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唐書文苑傳曰徐安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

有關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朝箋撰卷別改着板上一勞而久逸

崔元始正論曰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永平中詔禁吏卒不得繫馬宫外樹爲傷害其枝葉又詔今雒陽幘工作幘皆二尺五寸圍人頭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詔不可從也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遊俠有盜發順帝陵者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與三日期擒賊

曹植說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誠也

薛林曰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玉公王公開詔未

云勿使治城公知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
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能見王公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鷄口中

策

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禮云不備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
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篆書起年月以命
諸侯三公薨及以罪免悉以策書

隋書曰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拜冊
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
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

唐書曰劉迺字冰夷爲司門員外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
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入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
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雅祐甫

歎仰久之

後唐書曰同光三年太常奏吳越王錢鏐冊禮案禮文用
竹冊上優其禮勅以玉爲之議者以玉冊帝王受命之重
數不可假之非禮之宜也

殷洪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字元茂爲策命文自漢武已
來未有此制勗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溫雅與典誥同
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勗亡後王仲宣擅名於當時
時人見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紜及晉王爲太
傅賜日大會賓客勗子蒲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
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問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
之士乃知勗作也

誥

尚書商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又周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又曰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正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李充翰林論曰誥誥施于彌遠

後周書曰蘇綽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奉行

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乎庶邦用綏我王度詞多不載自是之後文筆依此體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大饗羣臣史官柳虬執簡書告于廟曰廢帝文皇帝之嗣于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孝不才亦由公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

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辨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眾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尔眾人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後世以予為口實唐書曰孫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

教

尚書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勅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効也言上爲而下効也

文心雕龍曰教者効也言出而民効也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施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酌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詞中教之善也

漢書曰京兆尹王遵出教令

誠

文心雕龍曰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之勅太平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

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曰余君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

東方生傳曰朔誠其子以上容

應劭曰容身避容也

首陽爲拙柱下

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聞人之過失如聞親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得言也好論人長短妄有善惡者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傑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有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

薄子所謂盡虎不似反類狗也裴松之以爲援此誠可謂切至之至不刊之訓矣。杜恕家事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惡毅然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富貴禍害何由而生。陶淵明遺誡曰夫天地賦命有生必有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汝輩既稚小不同生當思四海皆爲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荆道舊遂能以此爲成因喪立功它人尚尔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雒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居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顏延年廷誥云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

爲器則爲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稍忍卽歇故動無墮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爲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論語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 卷五百九十四
以案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
文明也其在文物青赤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
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表章之曰蓋取諸此也案七略
藝文譜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樞要然闕而不纂者乃各
有故事布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
試章奏左雄表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
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
受策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
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章表指事造實求其靡麗
則未足美矣如文舉之薦祢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
志盡文壯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
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
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

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
必得其偶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
信美於往載序志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敘文
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所以對揚王
庭照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
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
賁志在典謨使典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苞情僞屢遷
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驅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
侈者情爲文出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
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尋陽山賊上書除其竹林譬如嬰兒
頭多蟻蝨而剔之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日勅黃門取
頭蝨章持人

張璠漢記曰周舉上書言得失尚書郭度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常置其章於坐

吳志曰東萊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出郡守選慈以行至洛詣公車見州吏欲始通章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視之先懷書刀截敗其章因共亡去遁還通郡章州遂受短由是知名晉書曰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後魏書曰董紹傳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

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亦當如此也

又曰胡方回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而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又曰邢劭善屬文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表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劭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宿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劭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北齊書曰盧詢祖有學術文章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曰蠕蠕旣破何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

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歸時重其工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下令上書者並爲表於皇太子已下稱啓

後周書曰柳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橐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楊遵彥命李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河之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涓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又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

楷

唐書曰令狐楚爲太原掌記鄭僊在鎮暴卒不及指撝後事軍中喧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聲益重

典論曰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憂問松松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示景王景王曰不當尔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王獨拊手嘆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博物志曰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云昧死王莽慕古法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

奏

陸士衡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漢書雜事曰秦初之制改書爲奏

又曰群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帝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日章二日奏三日表四日駁議文心雕龍曰昔陶唐之臣敷奏以言秦漢附之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摠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乎上也秦始皇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故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術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

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臣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骸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讖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郎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世交屯夷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疎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摠要此其體也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名爲魏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唐書曰文宗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其地之盛時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劾奏

文心雕龍曰案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
糺繆秦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摠司案劾故位在鸞
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
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
儉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果勁而案辭堅深劉隗切正而
劾文闊略各有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
準不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糺惡勢入剛峭詩刺
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
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此奏劾嚴文孰云
能免是以近世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刺骨爲戾復似
善晉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

踰墻者折肱捷徑者滅跡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巧哉是
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摠法家
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留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
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也

晉書曰何曾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楷憑寵作
威矜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
又曰敬思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
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
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秦歎曰
此兒乃敢彈我也
又曰劉毅以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
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廳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不
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南史曰徐陵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瑛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出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侍史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隋書曰郎茂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薨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錫優厚拔葵去織寂尔無聞求利下交會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追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唐書曰顯慶中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

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訊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待御史張倫鞠義府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退義府願望不肯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美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刑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上以義府有定策之功特釋而不問義方以毀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參軍初義方謂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所

以未能決也母曰吾聞王陵母自殺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也及義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

又曰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御史被彈即向下承次監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闕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先合彈奏若彈奏失錯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奏畢復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然合待罪此乃殿庭舊制於事爲宜今若移一殿中於知彈侍御史下防向上數人失錯如或殿中自錯則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彈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

況乖故實終慮駁雜伏請自今已後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然後出待罪冀從簡易永得遵行從之

駁奏

李充翰林論曰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美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晉書嵇紹傳曰陳准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其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准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唐書曰許孟容遷給事中論駁無所憚貞元末方鎮殂歿其主留務判官雖不得代位亦例皆超擢寢以爲常十八年浙東判官武試大理評事齊摠由是拜衢州刺史孟容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以摠無出人才一旦超爲郡守非舊制也封還詔書時久
絕論駁及孟容舉職班行爲之惴恐德宗開悟召對慰勉
遂寢其事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
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